

读客·公务员读史 003

写了21年 心血力作

汪衍振 著

# 李鸿章发迹史

讲述李鸿章“一直被弹劾，谁也扳不倒”的谋略与细节

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 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



# 李鸿章发迹史

讲述李鸿章“一直被弹劾，谁也扳不倒”的谋略与细节



汪衍振 著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 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---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李鸿章发迹史 . 上 / 汪衍振著 .

上海 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, 2010.7

ISBN 978-7-5452-0688-3

I . ①李… II . ①汪… III 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19186 号

---

责任编辑 : 吴 迪

特约编辑 : 王楷威

版权提供 :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: 读客图书

书 名 : 李鸿章发迹史 . 上

著 者 : 汪衍振

出版发行 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地 址 :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( 邮编 200040 )

经 销 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: 小森印刷 ( 北京 ) 有限公司

开 本 :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: 16.25

版 次 :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: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452-0688-3

定 价 :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 目录

## 第一章 升官前夜被上级打压 /1

李鸿章考中进士后留在京城，在翰林院起早贪黑干了三年，每天勤勤恳恳，他暗道：“按理今年应该官升一级。”而且留在京城，发展前途肯定好过地方，毕竟，离最高权力者越近，升官的可能性就越大。

## 第二章 遭同僚围剿，投奔官场红人曾国藩 /35

李鸿章看了觉得不妥，这样递交上去，朝廷肯定会大怒。他连忙将自己的想法婉转告诉了曾国藩，曾国藩道：“你觉得怎么说好？”李鸿章略微想了想，将“臣屡战屡败”调成“臣屡败屡战”，一字之差，就将湘军宁折不弯的勇气和曾国藩不惧失败的性格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曾国藩看了大笑道：“改得好！”

## 第三章 一句话就赢得升迁机会 /61

李鸿章速返大营，当即把各营营官召集到帐中议事。他深知，声名狼藉的薛焕，迟早得交出巡抚大印，自己能否接替薛焕，这一战很关键。他愤愤道：“我准勇来到上海立足未稳，洋枪队瞧我不起，薛中丞受人蛊惑，又不懂兵事，也瞧我不起。这一仗如果打不好，我等就只有回乡种田了！”

## 第四章 新官上任被旧派系群起围攻 /91

行刑前，为防冯日坤狗急跳墙，李鸿章命人用火枪将冯日坤的右腿先行击断。冯日坤一路破口大骂，直到入头落地。上海官场无不对署抚李鸿章的手段感到震惊。李鸿章连夜上折对朝廷讲述为什么要对冯日坤先斩后奏。

## 第五章 慈禧太后说：李鸿章真能干啊！ /115

李鸿章笑道：“士军门，你我相交虽浅，但我知道，您是个很值得交下去的朋友，您这个朋友，本部院交定了。”

## 第六章 朝廷怕洋人，洋人怕李鸿章，

### 李鸿章怕朝廷 /144

送走李泰国等人，李鸿章把郭嵩焘拉进书房，一边饮茶，一边感叹道：“这些洋杂种，点滴之利也不放过。其实，我李少荃今日创设洋文馆，恰恰是为了日后强我大清！我今日受制于他，待我国强大，他就将受制于我……哈哈！”

## 第七章 收礼不帮忙 /174

李鸿章用手拍了莲儿脑袋一下：“你们女人家，常年关在屋子里，哪里知道做官的难处。这些人跟了我许久，都盼着我能飞黄腾达，他们也好往前走几步。我如今晋爵，他们来随份子，我怎好推却？可是，你当真把他们的东西收下，一点儿回礼都不给，他们用不几日，就要向你狮子大张口，不是要官做就是要个好缺分，得到的实惠，不知比他送出的要多几倍！我一一回赠他们，不过是想堵堵他们的嘴，省得他们背后说三道四。老话讲，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。他送我东西，我回他银子，我不欠他的，他就不敢有过分的想头，我这巡抚才能坐得安稳。你说是不是呢？”

## 第八章 两三句话搞定对着干的官员 /203

李鸿章说道：“你倒会说话！你丁抚台的胆子还小吗？前钦差曾侯爷离任前，凡饬调官员、购粮筹饷等事，你山东巡抚衙门，就没有一件办得明白！曾侯爷念你出身两榜，熬到现在实属不易，不肯为难于你，你却屡屡自以为得计！你当着幕僚说的什么，以为曾侯爷不知道吗？若不是你阳奉阴违，曾侯爷的河防大计，岂能功亏一篑！但曾侯爷宁可自己担责任，也不肯说地方上一句不是，若当真侯爷认真起来，具奏明圣上，你以为你此时还是山东巡抚吗？啊？”

## 第九章 花五万两银子，请王爷喝杯茶 /224

李鸿章急忙打袖管里摸出早已写就的请训折子和一张五万两的银票，边往恭亲王的手里递边道：“下官今年四十五岁，不敢有这非分的念头。王爷还是别为难下官了。”

恭亲王把银票象征性地往外推了一推，说：“你不能这么客气。”李鸿章道：“这次下官来得匆忙，也没置办什么，权当请王爷喝杯茶吧。”

## 第一章 升官前夜被上级打压



### 升官

咸丰二年（公元1852年），太平天国大军一路横冲直闯，所向披靡，闯入湖南后终于遇到让他们头疼的“硬钉子”，太平军猛攻长沙八十二天，不仅攻克不下，反而损兵折将，弄得灰头土脸。

长沙实在打不下，那就撤吧。十月十九日，太平军突然转头北上，打下岳阳后进入湖北，直逼武昌。消息传进京城，从咸丰皇帝到王公大臣，无不慌作一团，相比之下，武昌离京城更近。

就在此时，二十九岁的安徽合肥人李鸿章也是忐忑不安，他正面临三年一次的京察。京察是朝廷对所有京官的政绩考察，京官的升降调补，都在京察后办理；李鸿章考中进士后留在京城，在翰林院起早贪黑干了三年，每天勤勤恳恳，他知道，“按理今年应该官升一级。”

每届京察都有许多人盼着升迁，偏偏职位有限，一部分人注定会被淘汰出局，大部分人原地不动，只有极个别人往前挪动了一步，这中间有时候关系还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

李鸿章知道，官场的竞争极其残酷，像他这样的小京官，想引起朝廷的注意，没有特殊的机遇，几乎比登天还难。

现在，机会终于来了。

太平军逼近武昌的消息传进京城不久，工部侍郎<sup>①</sup>吕贤基，急忙上奏咸丰帝，建议打破祖宗成法，广开言路，征集意见。

此折一上，顿时在京城引起哗然一片。按照清朝体制，京官非三品以上，外官非总督、将军、巡抚、都统以上者，不能直接给皇帝进言。吕贤基的建议，等于是让咸丰皇帝更改祖制。经过与一些王公大臣们熟商之后，咸丰帝采纳了吕贤基的建议，下诏征集破敌之计。

这一天午后，李鸿章正在埋头誊抄一份文件，一位同僚带来了咸丰帝下诏征集破敌之计的消息。大家听后议论纷纷，李鸿章眼睛一亮，手微微一抖，差点写错一个字。

当天下班后，他磨蹭了好半天，等同僚们都离开，这才缓缓起身，出门后见四下无人，便直奔吕贤基府上。吕贤基是他的安徽老乡，也是他的官场前辈，此前他们就有来往。李鸿章文章写得极好，一些安徽籍京官经常找他代写奏稿，吕贤基就是其中一位。

李鸿章被管家引进书房，吕贤基正伏案写东西。见李鸿章走进来，吕贤基放下笔笑道：“少荃，我正想找你……你快坐下！”又吩咐一脸笑容的管家：“给李翰林沏杯新茶。”

管家出去后，李鸿章先和吕贤基见了个礼，这才坐下道：“大人，听衙门里的人说，武昌已被长毛打破了？”

吕贤基神色黯然地点了点头：“武昌城墙高厚，到底还是没能挡住长毛。少荃，依你看，长毛是不是想将武昌长期占据？”

这时管家走进来，给吕贤基和李鸿章的面前各摆上一碗茶，李鸿章道了一声谢，等管家退出去后，这才沉思道：“大人，您老是怎么想的？您老是不是担心安徽也有危险？”

吕贤基点头道：“湖北紧邻安徽，我们这些安徽籍京官，谁不惦记家里？少荃，我想找你来，是想让你替我写篇折子，向上头表一表心迹。我下衙门前，听宫里的人说，皇上听从一位大军机的劝告，正在着军机处拟旨，想让部分京官回籍，在乡间募兵，抵挡长毛。如果这话不假，我们还是提前上道折子为好，主动总比被动好嘛。”

李鸿章闻言大喜，他此行前来，正是想怂恿吕贤基上书朝廷，他瞪

---

<sup>①</sup>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部长。

大眼睛道：“大人，您老是说，想奏请回籍办理团防？”

吕贤基苦笑着摆摆手：“不过是个意思罢了。经制之师尚且拿长毛毫无办法，乡兵能济事？安徽紧靠湖北，如今武昌陷落，四川、陕西、安徽、江西、河南乃至湖南，所有湖北相邻省份，都有可能是长毛下一个攻取的目标。家乡即将遭逢战乱，我们总不能无动于衷吧？”

听到这里，李鸿章已经明白，吕贤基不愿上前线，是想做做表面文章，于是点头道：“您老的意思下官听清楚了。上个折子，不过是给老家的人一个交代。这篇奏折，下官一回会馆就写。”

吕贤基很满意，他望了望窗外，若有所思地道：“少荃哪，本部堂已经五十有二，再在工部干几年，就该休致了。写几篇折子，说几句大话，伤不到别人，也不碍国体，也只能这样了。若当真去办什么团练，带兵打仗，不是要闹笑话吗？”话毕，重重叹了一口气。

李鸿章抬眼四处看了看：“大人，这府上今儿怎么这么清静？今儿是庙会吗？”

吕贤基：“这个时候，谁还有心思去逛庙会？贱内带着下人，已于五天前离京回籍了。我们这些京官，已经半年不发俸禄了。少一张口，便少一份支出。”

回到住处后，李鸿章屏气凝神，忙了一个通宵起草奏稿，将代写的奏折写完，他又搜肠刮肚，用自己的名义写了一篇神采飞扬的奏稿。按着吕贤基的意思，代写的奏折，不过是表示一下忠心，里面大多是些“愿为国家分忧，为朝廷效力，随时准备驰效沙场”的空话而已。他自己署名的折子，就实际多了，开头先谈时局，然后又论当前急务，最后断言：“江河沿岸，当是官军防剿重点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李鸿章先把折子递进官去，然后才赶到翰林院。到编修办事房略坐了坐，起身来见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庆。但文庆并不在办事房里，说是进宫议事去了。李鸿章和差官们简单应酬了几句，又来见侍读学士刘昆。

刘昆是翰林院公认的文章大家，和许多大员都有交往。他正坐在案前喝茶，见李鸿章走进来，不由笑道：“是少荃啊！”李鸿章边施礼便道：“今儿案头事少，特来给大人请个安。”

刘昆请李鸿章落座，又传人摆上一杯新茶，道：“这茶好喝，你尝



一尝。少荃哪，长毛已把武昌打破，文大人这几日天天被传进宫去议事。合肥家里怎么样？老京堂还好吧？”

李鸿章赶紧放下茶杯，拱手道：“多谢大人关心！下官昨儿收到父亲的一封来信，安徽全省现在是风声鹤唳，人心惶惶，许多豪门巨富，都把家产移进了山里或乡下。”

刘昆面色凝重，道：“少荃哪，你要不要请个假回去看一看？”

李鸿章笑道：“几个弟弟都在父母身边，想来无大碍。何况现在又正逢京察，告假也不合适。”刘昆点头道：“你说的也是。这个时候告假，上头不能准，底下也不敢批呀。”

说话间，李鸿章顺手从袖筒里摸出一小卷发黄的纸，小心地展开，摆到刘昆的眼前：“大人，家父在乡下买了一幅字，说是南宋文天祥的书法作品。下官没有见过文天祥的真迹，特借您老的法眼给看一看。”喜欢书法的刘昆眼睛一亮，急忙拿过桌上的放大镜看起来，许久才放下放大镜，喜道：“少荃，文丞相的真迹我看过。这是他的《宏斋帖》，书上有记载。如果我没看走眼的话，这应该是文丞相的真迹。难得！着实难得！”

李鸿章满脸堆笑，极其诚恳地道：“看样子，家父当真没有看走眼。大人，您老若不嫌弃，就把这幅字收起来吧。这是家父特意让下官送给您老的。”

刘昆一愣，随即摇头摆手，道：“少荃，你又在胡说！这是老京堂所爱，我怎好夺取？”

“大人容禀，大人可以不听下官的，但家父的话您老总该相信吧？家父在信上说，文丞相的这幅字，若是真迹，放在他手里就糟蹋了，放到您老手上，才能流传千古。下官想问大人一句，是想让这幅字糟蹋掉呢，还是想让它流传千古？”

听了这话，刘昆心里很是舒服，也就不再推辞，一边小心地把字收起来，一边叹道：“少荃哪，你是越来越会说话了。看样子，你今年的顶子，是该换换色了。”

清朝官员的顶戴补服，七品官是素金顶，补子上绣鸂鶒图案；六品官则是砗磲顶，补服图案是鹭鸶。刘昆实际是在暗示李鸿章，他今年升迁有望。刘昆虽不是翰林院掌院学士，但因名望高，资格老，他的话，

文庆从来没有驳过。听了这话，李鸿章心中一喜。

吃过午饭后，李鸿章正准备回会馆休息，吕贤基一脸怒容地出现在门前。李鸿章一见吕贤基神色大异于以往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慌忙施礼问安。吕贤基一边推门往会馆里面走，一边冷冷道：“到你房间再说话。”李鸿章更加莫名其妙，只好抢先一步引路。

进了房间落座，未及茶房摆茶上来，吕贤基便用手敲着桌子，气急败坏地道：“少荃，本部堂上给朝廷的奏折，你到底是怎么写的？你把底稿拿出来，我看一看。”

李鸿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慌忙翻出底稿道：“大人，您老请过目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吕贤基没有讲话，而是快速地把折稿浏览了一遍，随即大声道：“少荃啊，折子上给朝廷前，你为什么不让我看一看？”

“大人容禀，折子写完后，下官怕有什么不妥，特意打发人把稿子送给了大人。但大人却说，只要下官看着可以，就直接递上去。没有您老这话，下官怎么敢做大人的主呢？”

“我说过这话吗？”吕贤基翻了翻眼睛，“就算我说过这话，你稿子就可以这样写吗？你看看吧。”吕贤基话毕，啪地一声，把一道圣谕摔到李鸿章面前，道：“本部堂年过半百，如今却被朝廷派回原籍去练勇！这下你心满意足了是吧？”

李鸿章拿过圣谕，见上面写道：“工部侍郎吕贤基，籍隶安徽，着驰赴原籍，督办皖省团练。”顿时脑海一片空白，他不过是按吕贤基的吩咐，向上头表了一下决心，哪知词恳意切表过头，被朝廷当真。吕贤基发了一通火后，背着手气哼哼地走了。

随后几天，李鸿章两次赶到吕府，恳求面见吕贤基，但均被吕贤基以各种理由拒绝。

十六天后，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昆悄悄向李鸿章透露：在他的斡旋下，李鸿章京察一等，若不出意外，肯定能递升至从六品或正六品行列。李鸿章内心窃喜，面上却不着一色。就在他即将升迁之际，吕贤基上了一道奏折，以军务紧急、须调派得力官员为由，奏请调派兵科给事中袁甲三、翰林院编修李鸿章，同赴安徽帮办团练，咸丰帝旨准。

袁甲三此前也给咸丰帝上过折子，引起了吕贤基的注意，他认为袁

甲三懂军事，带在身边有个帮衬。至于奏调李鸿章，原因就更简单了：“要不是你小子自作主张，夸大其词，我哪里用得着带兵打仗，既然如此，你就跟我一起走吧！”

手捧圣谕，李鸿章气得直跺脚，自己升官在即，而且留在京城，发展前途肯定好过地方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吕贤基会横空出手，把他从京城拉回原籍。等他再见到吕贤基时，吕贤基不再揪住他上折一事不放，而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，与他谈起回籍募勇、筹粮、筹饷的各项事情。



## 被告黑状

吕贤基带着袁甲三、李鸿章离京奔赴安徽，三人尚未进入安徽境内，太平军已舍武昌顺江东下，连破江西九江、安徽省城安庆，并很快将江苏重镇江宁府占领。

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布告天下，改江宁为天京，定天京为天国都城。至此，太平天国终于才算有了一个像模像样的“窝”。

消息传来，吕贤基心急似火，一刻不敢在途中耽搁。到了安徽之后，李鸿章先赶到庐州府合肥县的家中，见了见父母、妻小及四个弟弟，然后便回到吕贤基设在舒城的督办安徽团练衙门，来领取差事，哪知吕贤基也回旌德家中省亲了。

籍隶河南项城的袁甲三，照理应该在衙门主持公务，他见吕贤基和李鸿章前后脚离开舒城，自己也坐不住了，跑到宿州拜访现任安徽团练大臣的周天爵。

听说李鸿章回到舒城，袁甲三这才匆忙从宿州赶了回来，过了三天，吕贤基也带着从旌德招募来的两营六百名团勇，大张旗鼓地开进舒城。跟着吕贤基一同赶来舒城的，还有他的一帮穷亲戚，足有上百人。两营团练的营官分由吕大壮、吕二壮担任，两个人都是吕贤基的族弟。

诸事安顿下来以后，吕贤基先把袁甲三打发到河南去劝捐借粮，又派人传李鸿章到签押房，说是商议公事。李鸿章进签押房时，吕贤基正与一位庄稼人打扮的老者喝茶说话。

李鸿章对着吕贤基施了见面礼，吕贤基笑着摆了摆手，李鸿章又对

着老者拱了拱手，老者只顾喝茶，没有理睬李鸿章，李鸿章心里一怔，不知道老者是什么来头。

吕贤基命人给李鸿章看座、摆茶，这才手指老者缓缓说道：“少荃，这位是本部堂的一位族叔，你以后就同他老人家一起办差。”一听这话，李鸿章再次起身，对着老者施礼道：“晚辈李鸿章，给老封翁请安了。”

这本是官场中的一句奉承话，哪知老者却瞪起眼睛说道：“你这个李大人好没道理！我又不是侍郎的爹，如何倒成了封翁了？侍郎的爹才是真正的封翁，俺庄都这样叫。你以后就叫俺吕三爹或吕三胖子，俺就知足了。”

李鸿章见老者说话粗野，只好自嘲地讪笑了两声，很无奈地归座。

“少荃哪，袁午桥已经回河南劝捐去了，安徽这里，就得有劳你了。你明儿就同三爹到庐州各县，召集当地的乡绅大户，有银子的出些银子，没有银子的，就捐些粮食。把这些办完以后，你再去找一下你的抚台座师，请他从辖下的抚标各营，抽调一些枪炮运过来；再到宿州走一趟，请周制军帮忙赊购一些马匹，也请他老从营里抽调几百条枪。我们两手空空来到这里，凡事都要依靠他们。你下去后抓紧准备一下，明儿一早就动身吧。”

吕贤基口中的袁午桥，就是袁甲三，午桥是袁甲三的字；而抚台座师，就是现在的安徽布政使署理安徽巡抚的福济。福济因是李鸿章会试的副总裁，在外人看来，他二人自然有师生之谊。但有一个细节吕贤基并不知道：咸丰帝虽钦命福济担任是科会试副总裁，可惜福济本人并未应差。他在会试的前一天突患急症，因而把差事让给了别人。

所以，李鸿章并不把福济看做恩师，福济也从未把李鸿章当成过自己的门生。

周制军则是在宿州练勇的安徽团练大臣周天爵。周天爵因做过湖广总督，人们习惯称他一句“制军”，不过是尊重的意思。

李鸿章领命后，会同吕三爹及十几名差官、二十几名侍卫，乘轿赶往庐州府。

自从安徽省城安庆被太平军占领后，庐州府便成了安徽巡抚衙门的

临时驻节地。署理<sup>①</sup>巡抚福济，统带三营团练一千五百人，驻守城内，其余兵力则驻守城外。团练大臣周天爵率四千团勇，驻扎在远离庐州的宿州，他早年曾做过宿州知州，对宿州情况较熟，募勇筹粮，征集练费，自然都比较方便。

到庐州安顿下来以后，李鸿章先来拜见福济，客客气气地道：“下官奉侍吕郎大人之命，特来庐州各县征集钱粮，还请大人鼎力支持！”

福济除了满口应允，自然是无话可说。两个人又谈了一阵闲话，福济便把李鸿章单请进签押房，命人沏了杯好茶，这才笑道：“少荃，得知你老弟回籍帮办吕侍郎团练，你不知老哥多高兴！听说吕侍郎回旌德，招募了两营团勇？这两营团勇，他是交给了袁午桥，还是交给了老弟？老弟做营官，可是屈才了。”

福济虽是地方官，却是满人，对于从京城下来的工部侍郎吕贤基自然不太买账。李鸿章虽然官小无权，但是素有才名，对福济构不成威胁，乘机拉拢一下，还是有必要的。

李鸿章在官场也待了几年，其中缘故心知肚明，便笑道：“抚台大人真能讲笑话。下官大小也是皇上钦命的团练帮办，侍郎大人怎么可能把下官放到营里去做营官呢？”

福济见李鸿章回答得滴水不漏，不由哈哈笑道：“听你老弟的口气，吕侍郎对老弟当真不薄啊！老弟在吕侍郎身边如此得意，本部院就不多说什么了。听京里来的人说，吕侍郎离都时曾对老弟讲：‘君祸我，上命我往；我亦祸君，奏调偕行’。照此看来，老弟回籍帮办侍郎练勇，是侍郎奏调的了？人都说吕侍郎只会纸上谈兵，哪知道，他还真是有个有眼力的！”

李鸿章见福济公开挑拨，便沉吟道：“侍郎大人是否对下官说过这话，下官已经不记得了。但据下官所知，侍郎大人的确对袁甲三大人说过这话，是袁大人亲口对下官说的。袁大人还说，能得侍郎如此青睐和器重，是他的福分。侍郎大人很器重袁大人。”

福济一拍桌面，豪气冲天地道：“老弟，你以后有什么事，只管来找我。在安徽，本部院眼里，既没有什么制军，也没有什么侍郎，只有

---

<sup>①</sup>官员出差或离任，由其他官员暂时代理职务。

你老弟一个。老弟的事，就是老哥我自己的事。只要老弟言语一声，老哥马上就派人去办！”

一听福济讲出这话，李鸿章马上起身道：“多谢大人看重！大人若无其他吩咐，下官先行告退。等下官把侍郎大人交办的差事办完，再来衙门侍候大人喝茶。”李鸿章不想卷入大员之间的勾心斗角当中。何况，福济贪财好色的官声远播，李鸿章也不想与他走得太近。辞别福济后，李鸿章心生感慨：“看样子，福济在安徽，日子也不是太好过。”

李鸿章在庐州一带，与吕三爹展开轰轰烈烈的劝捐筹粮工作，费尽口舌，三个月后就劝捐二十万两白银、五万石粮食。

福济向吕贤基支援了一百条火铳和一门不能使用的土炮，算是给李鸿章个面子。

李鸿章见福济如此小气，只好把银、粮先交由吕三爹押回舒城，自己则马不停蹄地赶往宿州见周天爵，不料却碰了个大钉子。周天爵不仅不肯为吕贤基代赎一匹马，枪也不肯支援一条，火炮更是无从谈起。

这还不算，周天爵还当着李鸿章的面，说了吕贤基许多不是。李鸿章硬着头皮听他发了一通牢骚，不敢在宿州耽搁，连夜赶回舒城来见吕贤基。

吕贤基因为头天接了一个窝气的圣旨，此时正在签押房里跳着脚骂人。一见李鸿章推门走进来，吕贤基抬手把一只茶碗摔到地上，口里大骂道：“良心都让狗吃了！良心都让狗吃了！”见吕贤基面红耳赤，李鸿章小声问道：“大人如何气成这样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吕贤基气愤地说道：“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？袁午桥在河南，不经本部堂同意，擅自招募了两营团勇，又募集到二十余万两白银和十余万石粮草，他这不是要反天吗？”

李鸿章不解道：“这是天大的好事啊！有了银子，又有了粮草，购枪买马，全有着落了！袁大人可是立了大功了！”

吕贤基脸一沉：“李少荃，你不要说风凉话！你是成心想看本部堂笑话不是？你休想！离了袁午桥和你李少荃，本部堂照样能募勇！照样能募捐！照样能筹粮！你信不信？”

“大人何出此言？下官怎么越听越糊涂？大人能否把话说明白一些？”李鸿章心中也有些不快，强忍着压住怒火。吕贤基用鼻子哼道：

“袁午桥带着招募的豫勇，押着粮草和银子，早在一月前就到了宿州。他现在已经不是本部堂的帮办，而是周天爵的帮办了！若不是昨儿接到圣谕，本部堂至今尚蒙在鼓里！本部堂一直想不明白，你们两个随我出京至今，本部堂何曾半点轻慢过？有哪一件事不是先同你们商量好了再办的？”

李鸿章知道吕贤基是让袁甲三气疯了，于是便不再言语，心里却道：“你吕侍郎自从到了安徽，你办哪一件事同我们商量过？摊上你这样的上级，只能自认倒霉！”

吕贤基见李鸿章低头不说话，便斜着眼睛道：“李少荃，听三爹讲，你到了庐州，凡事都和福济商量，还用募捐来的银子，请各县的乡绅吃了好几顿酒。这是不是真的？募捐的银子，是用来练勇的，不是用来挥霍的！这要传到上头，一旦朝廷怪罪下来，谁担当得起？你如此胡闹，会出大事的！”

李鸿章见吕贤基越说越多，只好道：“大人教训的是，是下官一时大意，惹大人生气了。下官以后一定多加注意。大人若无其他吩咐，下官先行告退。”

吕贤基口气稍加缓和了一下：“少荃哪，说起来呢，请乡绅吃顿酒也不算什么大事，但你不该自作主张。就算不提前向本部堂通禀，也该提前和三爹商议一下。为这件事，三爹非常生气。若不是本部堂替你压着，他老是一定要同你大闹一场的。三爹虽无功名，但在旌德方圆百里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他虽与本部堂不在五服之内，但毕竟是我的长辈。少荃，本部堂的话，你听清了吗？”

李鸿章心里很不满，面无表情地答：“下官听清了，下官先行告退。”回到自己的办事房，李鸿章越想越气，一脚把椅子踢翻，顿了顿，又把椅子扶正，坐在上面歇息。

他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，袁甲三的事，吕贤基为什么把自己也牵扯进去？转投周天爵的是袁甲三，又不是他李鸿章！吕贤基对他大发雷霆的用意何在？莫非吕贤基怀疑袁甲三转投周天爵，是他怂恿的？如果真是那样，以后日子不好过的，恐怕就不是袁甲三，反倒是他李鸿章了。

其实李鸿章并不太了解吕贤基。吕贤基出身两榜，道德文章名冠一时。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，就是太重视乡谊，尤其高看原籍的老亲、故

旧。旌德的人提起他，无不竖大拇指，说他没架子，在乡亲面前不打官腔。就在李鸿章奉命同着吕三爹到庐州办差期间，投奔到他身边的那些老亲、故旧，便开始轮番在他的面前诋毁袁甲三、李鸿章二人。

先说袁甲三不把他们当人看，私下发牢骚，还到外面去玩女人；又说李鸿章到处指手画脚，以钦差自居，背着侍郎大人嫖女人，还私吞公款，搜亲戚们的腰包。吕三爹先李鸿章一步回到舒城后，又无中生有的说了李鸿章许多的坏话。别人说什么吕贤基并不太在意，但亲戚们的话他却不能不听。加之不久袁甲三当真转投了周天爵，吕贤基岂能再信任李鸿章？

十几日后，吕贤基又发公文让表兄魏德矛，回旌德招募一营团勇，李鸿章也被委派协同吕三爹到各县去劝捐筹粮。此次到各县办差，李鸿章比上次还卖力。他想用实际行动来证明，他李鸿章与袁甲三并不是一路人。李鸿章现在急切需要站稳脚跟，否则大志难酬。

一个月后，圣旨下到舒城：照吕贤基所请，吕三爹因劝捐筹粮得力，着赏加七品顶戴知县候补；营官吕大壮、吕二壮以及魏德矛，因募勇得力，着赏加八品军功。

听到最后，李鸿章也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，他的心有些发凉。很显然，吕贤基已经把舒城的团练办成了他吕家军。李鸿章以女儿有病为由向吕贤基告假。吕贤基感到自己团练已成，翅膀已硬，毫不犹豫便准了假。李鸿章稍事打点，便离开舒城，骑马赶往合肥的家中。





## 调任新岗位

李鸿章的先祖原本姓许，明朝时期，从江西迁到了安徽合肥。李鸿章的八世祖将儿子许祯所过继给了好友李心庄，从此许承李姓。李家世代以耕读务农为生，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。

李鸿章祖父当家时，每到年终，上李家要债的人多得“如过江之鲫”。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苦读多年，35岁那年参加江南乡试中举，年近40岁时考中了进士，后来在刑部任职。

李文安做京官几十年，官至五品刑部郎中退休返乡。虽官位不高，但却颇挣了些家资，城里、乡下都有宅院，还有近百亩田产，膝下共有六男二女。

两个女儿早已嫁人为妻，六个儿子依次为：长子瀚章，字筱荃；次子鸿章，字少荃；三子鹤章，字季荃；四子蕴章，字和荃；五子凤章，字稚荃；六子昭庆，字幼荃。

李文安的六个儿子当中，目前只有长子瀚章与二子鸿章考进了官场。其他四子，除了帮他料理些家务，仍在读书进取。

李瀚章于道光二十九年（公元1849年），以拔贡朝考出曾国藩门下，现为湖南益阳知县，他曾于月前回老家探亲，还特意到舒城、庐州、宿州去看望过吕贤基、福济、周天爵三人，并与二弟李鸿章有过几日短暂的聚会，假满便离家回任了。

李瀚章离家不久，李鸿章便回来了。考虑到安徽战火不断，一家老小时时担惊受怕，经父母同意，李鸿章会同四个弟弟，把家迁到距合肥城三十多里地的东乡磨店老宅居住。

忙完搬家事宜不久，便假满到期，李鸿章没有立即回舒城，他打发一名家人，给吕贤基送了个续假条子，说老父偶感暑热，需要人照料。

李鸿章这么做，不过是想试探一下，吕贤基对自己的态度是否有所转变。

但读过吕贤基的回函后，李鸿章的心彻底凉了。吕贤基不仅准他续假，而且还表示，续假满后，“如果令尊大人的身子骨还没有恢复如